

# 秋天，我的村庄

赵淑萍

我喜欢这样的清晨，一睁眼就能听到窗外的鸟鸣。一打开门，田野、河流、已经在劳作的人们的身影顷刻映入我的眼帘。植物们都是刚苏醒的样子，微风轻抚，它们因为惬意而微微颤抖。整个村庄，处处洋溢着清新的令人振作的气息。人家的屋角，匍匐着一片嫩蓝的牵牛花，有的沿着墙攀爬上去，使劲地往高处长，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喇叭，宣布着秋的消息，宣布新的一天的到来。

我喜欢这样的黄昏，徜徉在村头小道上。透过浓密的木槿花的篱笆，看一点点下坠的夕阳。阳光的威力，在这个季节已经式微，唯其温和，令人留恋。这个季节，最热闹的莫过于丝瓜花和扁豆花。常常是被风雨侵蚀的沧桑的墙上，最后一茬丝瓜花，兀自明艳、傲娇。有几根藤，简直逆天了，缠上了电线杆，在半空中开起花来。叶子和花非常张扬，在高处手舞足蹈。我想，是不是经过一个季节的攀爬，

才赢得了这最后的辉煌？可是那丝瓜，都是短短的小小的一截，秋凉了，它们还会长大吗？扁豆，宝塔形的花穗，一种非常娇艳的紫色，一穗穗的，互不相让、你争我赶地开。月牙形的果实，也艳得很，是油光水亮的紫或是一种很柔很淡的绿，镶着紫色的边。

田野，这时是松垮下来了，没有春天那种万物竞发的劲头了。于是，有些新绿还小范围地生长着，有些却已在老老。有些，甚至就歇在那里，是一块平整的空地。韭菜顶着白色的花，引来白色的蝴蝶。大片的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翘啊翘啊，有风没风，就那么招摇。高粱在站队，所有的植物，就数它们长得齐。我还看到一片有虫眼的菜，不知为什么，我看它们特顺眼、特舒心。我深信，它们还未被农药浸淫过。宁静的小河边，芦苇在风中，在阳光下倔强地挺立着，雪白的芦花闪闪发亮，仿佛只有它，是乡村的思想者，是缄默的

诗人。河岸边，偶尔会遇到一两个垂钓者，他们全神贯注，甚至可以说纹丝不动。不知怎么，看到垂钓的人，我有一种莫名的敬意，如面对坐禅的高僧。这时，看那条河，澄澈，明净，一平如镜，从任何一个角度打开，都那么美，美得让你想弯下腰去投投自己的影子。

傍晚，田野上燃起了烟。烟闲闲地游移着，最后，悠悠地消失在某一个角落，只留下一股气息。我也在田埂上闲闲地游荡着。我发现葫芦架上的也是唯一的一个葫芦，它老得锈迹斑斑，好像有了铁的质感。我真的怀疑，是不是成精了，里面有了丹药？就在空旷的田野上，任暮色一点点将我包裹。我享受着这种苍茫，享受着天地间自身渺小如蜉蝣的这种自在和边缘感。

秋天的丰硕，在村庄能让你体味更深。路边、墙角、人家庭院里，果实累累。果实，有的是用来

看的，如芭蕉。芭蕉开花一条心，花还开着，后部是一串手指般的芭蕉。可是，这儿的芭蕉因为气候，没过多久就会脱落。有的是用来吃的。橘子在枝条上扎堆，累累垂垂。最后的几个无花果，积蓄了一个夏季，已紫得发黑，异常的甜。满树石榴，有的咧开了嘴，露出晶莹剔透的几颗牙齿。柿子，有方柿，皮硬硬的，需要削着吃。有软柿，你就专挑软的捏吧。有的是用来“发飙”的。路边冬青树的果实，小小的，又叫女贞子，据说可以入药的。墙苦楝树上的果实，来得大一些，这些果实，如果你还没长大，就翻出一把哥哥们用过的皮弹弓，瞄准那些惹你不高兴的目标吧。当然，最珍贵的就是香樟树了。树上的香樟，如此诱人，用指甲在厚厚的皮上一掐，就会飘出一股香味。当然，有些人家的香樟是苦的，那就纯粹用来装点门面了。有些人家的香樟口味好，那家的老人、小孩已经数了又数，早就在计划了——在亲戚、朋友间应该怎样分配呢。

在村庄，我好像跟每一种植物都打过招呼，虽然，有些，缺乏温情脉脉的对视。我似乎跟他们有某种约定，不论分别多久，我还会回来。世间的风景只是在我眼前掠过，而她——我的村庄，深深地长在我心上。

## 黄宗羲的末命夙愿

陈科

“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笔下的余姚陆埠化安山，也是他的墓址所在。与其一生的历史贡献相比，这个当年他自己选址、自己用山间条石砌成的墓地是如此简朴，却有着300年来为后人传颂的惊世之举：在那个以厚葬为荣的时代，黄宗羲独以“石床替椁”从简而葬，并扫除一切流俗规制，独留一身正气于世间，堪称这位思想巨人的最后传奇。

1688年，79岁的黄宗羲决定在父亲墓址旁自建墓室，内设石床，并首次表达了薄葬简祭的愿望。他在《刻中筑墓杂言》中写道，葬制从简古已有之，还用东汉赵岐、北宋陈希夷以及明朝赵履光的例子冀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墓室建成后，他正式向家人提出，自己死后穿平时衣服，不用棺槨，直接安放在石床，佛事七七，鼓吹纸幡等一概免除。当时正在京城参与编写《明史》的小儿黄百家获悉此事后，惊恐不已，立刻告假回乡。

在黄宗羲去世的前两年，次子黄正谊、长子黄百药先后离世。病痛和丧子之痛的交集，让他自感来日不多，于是写下《梨洲末命》一文正式公布遗嘱。除了之前筑墓后提到的薄葬简祭的内容，他又提出：我去世后来吊唁的亲友，只需五分至一两的纸烛，其他一概拒收。还望家人在坟上植梅五株，将多余两根石条作为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铭文。

小儿子黄百家看到《梨洲末命》后，一时陷入两难。生前尽孝，死后厚葬，数千年来，风俗斯然，面对一个不亚于圣人的父亲，如此安葬，需要承受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在偷偷与其族叔私议时他叹道：“其他要求都可遵从，唯不用棺槨一事，该如何是好？”黄宗羲获悉后写下《葬制或问》，以问答的形式替家人设想了四个世俗之人可能要猜忌的议题，再次表达自己“置石床不用棺槨”的初衷。后又写《示百家》一首表明自己的态度，措辞之严，溢满诗间。黄百家阅后，

在很多人眼里，幸福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甚至连词典里的解释也是如此——幸福是指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

情绪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常常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事实上，幸福不仅可看、可听，还可赏、可感。

汉语里有种修辞手法叫“通感”，指的是在描述客观事物时，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交错，彼此挪移转换，使意象更为活泼、新奇。用“通感”来捕捉“幸福”，可以让幸福更立体、更具象。

通感之下，“幸福”可以借助眉、眼、耳、口、鼻，将情绪导入人的意识里，换而言之，幸福游离在五官之外，同时也在五官之间。日前，我以记录员的身份参加了在长河举行的慈溪市第六届“市民幸福体验日”活动启动仪式，对幸福一词有了新的感悟。

长河是著名的草编之乡，以金丝草编为代表的长河草编工艺品以及由此形成的草编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对地方经济和教育的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全国唯一的一所草编小学便是源自于此。

仪式结束后，我们就地参观体验了“献礼二十大·幸福新征程”草编文创大展和草编幸福工坊。看着那琳琅满目、工艺精美的草编产品，好多人停下脚步，或拍照留念，或趋近欣赏，或窃窃私语像是交流着什么。不经意间，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了“网红打卡地”。就连我这个素来不喜欢拍照的人，也与同行的老师合了一张影。

其实，我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较之先前，此行的感触尤深。因为前一次来只有寥寥数人，而这一次，却是人山人海。行行走走间，听到几位大姐说某处供应长河特色美食，我不由得馋嘴起来，想觅几个长河大肉包来吃，可惜找来找去没有找对地方。

尽管没有吃到包子，贴心的主办方却在袋子里为我们装了一盒糕点，糕点上还印有文字，分别是“崇实恳苦”“好学重教”和“敢闯敢创”。细细品读这些词组，我约略明白了此间幸福的由来。确切地说，它们既是幸福的由来，也是幸福的底气。

有首歌这样唱：“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它在柳荫下，也在温室里，它在辛勤的工作中，它在艰苦的劳动里……它不

不禁长叹：“父亲如此严命，我怎敢再不遵从？”

从自建墓室开始，黄宗羲用了8年时间，说服家人，克服流俗，达成了薄葬此生的夙愿。这个时候，他已无牵无挂，正如在给孙婿万承勋的信中为自己罗列“四种可死”的理由那样，自足溢于言表。

1695年8月12日，86岁的黄宗羲病逝。第二天一早，一场当地史无前例的葬礼开始了。黄宗羲的遗体着平日角巾深衣平躺在棕棚床上，不用棺槨，一路没有吹打的队伍，没有抛撒的纸钱，静静地放进了墓室的石床。随葬的除了一被一褥，只有他所著的一些书籍，整个过程，没有流俗繁仪，小儿子黄百家的悉数遵从，最终了却了老人的遗愿。

300余年，光阴荏苒。如今的化安山，长谷幽深，鸟语花香。黄氏墓前，荷花池，望柱、小亭、梅花林，景致如《梨洲末命》般景象。而当后来者身临其境，驻足阅读黄宗羲为自己撰写的望柱铭文，遥想当年这位老人以薄葬简祭的方式了却余生并诠释自己毕生的理想时，我们认为，这里埋葬着的已不仅仅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纯粹的学者了——其鸿儒巨著和惊世之举的背后，更多的是他敢于冲破封建世俗礼教，开启民主启蒙思想的信念与支撑。

## 幸福的「通感」

潘玉毅

在月光下，也不在睡梦里，它在辛勤的耕耘中……它在知识的宝库中……

歌词与现实，本来就是互为呼应的。偶然抬头，发现草帽业小学大门正对的地方，一群男女老少在那儿编织草帽。作为一名幸福记录员，我自然要用心捕捉身边的幸福瞬间，便静静地站着看了一会儿。只见他们说说笑笑，双手翻飞，灵巧得很。仿佛此刻他们编织的不是帽子，而是快乐和幸福。

我原想采访几个人，拍几张照片，但又觉得与他们脸上洋溢的真诚笑容相比，这一切似乎太过刻意和做作。于是我闭上嘴巴，在一旁安静地当个“看客”。

在幸福面前，再优美的文字也是多余的，我不敢高声说话，害怕惊扰了他们，害怕他们受到拘束，害怕他们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所以我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个旁观者，听一群陌生的体验者说话，然后偷偷地观察他们的表情。

隐约间，我好像看到了幸福，那么圆那么胖，浑身上下还散发着光芒——原本，因为单位里琐事繁杂，难得有时间出来，出来后回去又得加班，多少有点不愿。可是来了这里，我忽然觉得，在这秋风送爽的季节，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幸福之旅，也不失为了一件极具情怀、极其美好的事情。

时光飞逝如飞，直到行程结束，我也未曾刻意采访一人，但是，我感觉得捕捉到了他们的“幸福”。

## 兰亭跋

(外一首)

成风

(一)

老远就听到那群鹅的叫声。它们向着空中发出警告：非诚勿扰回家去

赶紧！我不知道我属于诚还是不诚

忐忑的脚步遇上了张着双翅扑过来的鹅们。它们啄遍了裤腿——它们能够到的所有部位

事实证明，它们遇上了一位诚者

但老远的地方，我听它们向空中召唤，是以为向着一位千年前的圣者。那时候诚与不诚，都拒之

(二)

那年我们在曲水流觞处各自找了石块，摆pose

我们都不会作诗，也不会弄墨。只知道吃肉喝酒

吃肉，也不知道鹅的至味喝酒更不知道水上有漂滴的酒盏——它们像一片片小艇浪漫得风和日丽

谁知道摆个pose会成遗憾还有那些自视为宝的墨迹

10月15日 兰亭

## 一条溪穿村而下

一条溪穿村而下流泉的最高处是座牌坊

石块垒筑起生活的外形也把宝藏捂住

在狭隘之地相拥相挤留出空旷用于远眺

该崇拜那个选址并规划的人他立志繁衍自己，还安排了一间做酒的茅屋

拎着两桶酒下山秋天的汨汨声流遍全身

10月5日 余杭山沟沟



日常

孙继宁 摄

## 白斩

柴隆

前几日，突然馋起鹅掌、脆脏来，于是顺从馋虫的牵引，奔向月湖菜场隔壁的“阿大白斩”。

长远不见的阿大，依旧是一身白套袖、白围裙、白帽子，“煞煞清爽”，从前自带一丝难以捉摸的桀骜不驯，如今却是后背佝偻、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再次目睹阿大挥舞白刀，久违的亲切感扑面而来。尚未老去的人生终于有些怀旧资本，在玻璃外望着阿大的一番刀斩，颇有光明漫漶之感，回想我从小吃到的白斩店，而今不少已在甬城市面上销声匿迹，唯有“阿大白斩”在月湖畔独撑独立。

经济学书本上谈及改革开放，常举“傻子瓜子年广久”的个体经营实例。倘论阿拉宁波，王阿姨油赞子、仓桥面结面、阿大白斩似也可摆上台面。如同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当年不少穿开裆裤、跟着大人屁股后来买白斩的小顽，转眼已成了中年大叔。

张爱玲的好闺蜜、宁波籍作家苏青在《谈宁波人的吃》中写道：“我觉得宁波小菜的特色，便是不失本味，鱼是鱼，肉是肉，不像广东人、苏州人般，随便炒炒什么小菜都要配上七八种帮头，糖啦、醋啦、料酒又放得多，结果吃起来鱼不像鱼，肉不像肉……”原汁原味，不失本味，苏青一语道破宁波味道的灵魂！

山珍海味，家常菜肴，七荤八素，汤卤羹浆……宁波人一概称之为“下饭”，而不叫菜。“下饭”一词并非宁波人独创，只是宁波人完好地保留了唐宋沿袭下来的古风。“下饭”的称呼被保留后，宁波人嘴里就会频频蹦出这

些词汇：买下饭、宰下饭、素下饭，长下饭、咸下饭、大下饭……而这些下饭，大多遵循原汁原味、不失本味的总体法则。早些年“宁波下饭”基本没有麻辣、酸辣，不似川湘菜添置过多的香料与作料，复合重口味的菜肴有少之又少；时至今日，甬上寻常百姓家炒菜做饭也不大用“王守义十三香”。

依山臂江枕海的宁波，物产迭出，大概是食材多为新鲜的“热气货”，故而宁波人固执地秉承“原汁原味、不失本味”的饮食追求，像海鲜的清蒸、盐渍、白灼，无一不保留食材本身特性，一条活灵活现的出水海鱼，只需搁少许盐，几片生姜，一勺老酒，或搁点“咸齏卤”清炖炖，鱼肉漂漂的，嫩嫩的，鲜得眉毛纷纷往下掉。由此，从海鲜升华到家禽，演绎出的各类“白斩”，无不追求那份原汁原味的法则！

宁波人烹饪一只“热气货”家禽，一贯坚持精打细算的“做人”：白灼白斩温酱油，内脏炒什锦，脚脚切碎与茭白、毛豆子烧豆瓣酱，汁下面条、放年糕汤，血和肠造就一碗颇具老墙门特色的“肠血汤”……你瞧瞧，光是一只家禽，宁波人吃出介许多花头，还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此得法！

在自家灶间里炖煮的各色家禽，不管鸡、鸭、鹅、猪头还是下水内脏……大多是清水煮熟后温酱油，称之为“白斩货”。这些白斩货色，时常出现在“农家腊酒”的台面上，出现在清明、七月半羹饭的供桌上。倘有不速之客临门，临近饭点，去弄堂口白斩摊斩半只三黄鸡，再烤点糯米老酒，兼来兼去，也是蛮像

样的。

长三角一带，具有代表性口味的城市不少。苏州陆稿荐的“酱汁肉”，无锡三凤桥的“酱排骨”，嘉兴的“文虎酱鸭”，温州的“麻油鸭”“藤桥熏鸡”，上海的老字号熟食就更不用说了。旧时凑近宁波人“白斩摊”一眼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带颜色的熟食罕见，特色的烟熏酱香卤味也少。猪头肉、猪耳朵亦是不加香料不加盐的白煮，一副猪大肠白煮捞出，横七竖八摊在盘子上卖，无论视觉卖相还是味觉冲击，不免有些“腌臢”，似乎不添酱油、茴香、桂皮，掩盖不了某种怪味儿，而众多食客之所以对白切猪大肠趋之若鹜，就是冲着那股雅士掩鼻的独特味道。

上世纪90年代，炸鸡霸王，兴宁桥下塞满香菇和葱结的电烤鸡，引来长蛇阵争购的壮观场面。从油渍渍的牛皮纸袋里拎出一只，成了如今人们追忆的似水年华。对于“老宁波”而言，这些“花头经”不过是调剂，最乐胃的还要数白斩。倘若“老酒饱”们撞见皮脆肉嫩、闪闪发亮白斩鸡鸭，看到皮与肉之间有一层薄而均匀的水晶冻隐隐闪烁，自然是要“眯过眼笑”。

“下饭唔管，饭吃饱”是宁波人的自谦。事实上，宁波人的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忙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照样要斩来一碗白斩，笃笃定定烧上三荤五素，管保肉肉齐全，再温一壶热老酒，不亏待自己。这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中，有一种宁波人淡然混迹的潇洒；在自得其乐中，带着与世无争的意味，享受人生难得的悠然时光。

三丈红尘中纵然有百般不顺，千般不遂；醉眼迷离间，世界却是如此温柔。一两个好友共酌，三四样小菜佐酒，五六分醉意暗涌，在这悲欣交集的恋恋风尘里，撷起一块白斩腰肉、一片白切羊肉，明朝朝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